

И РУБИН
ИСТОРИ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МВДНИ
經濟
歷史

新生活書局

魯濱著

沈韻琴譯

經濟思想史

新生命書局出版

經濟思想史

全一冊

實價大洋二元

中華民國廿年九月廿五日出版

著者

魯濱

譯者

沈韻琴

總發行所

新上海海靈路傳薪里內
生生命書局

門市部

新上海四馬路平街口
生生命書局

印刷者

希美印刷所

所版有權



凱 萊



亞 丹 • 斯 密



馬爾薩斯



李嘉圖



舍 益



巴 士 奇



詹姆斯



韦斯特

作者序言

經濟思想史的研究，是有很大的歷史興趣與理論興趣的。這門科學，一方面，與經濟社會學和階級鬥爭史，另一方面，與當時的政治經濟都是密切的聯繫着。

從歷史上說來，經濟思想，看來好像是社會思想中最主要的和最古老的。但其實經濟思想史並非道學史，經濟思想史，是同經濟形態及階級鬥爭的歷史密不可分的。因為經濟思想是具產生於經濟形態，而且在各種社會階級鬥爭的戰場上發揮過作用的。所以經濟思想史在這種情況之下，經濟學者便扮演了一種各社會階級的武士作用。他們鍛鍊出思想的武器去替護各個社會集團的利益。他們對於不關心自己的觀點之更深刻的研究和自己觀點的理論的闡述，所以這種作用，便落在十六世紀——十八世紀的重商主義時代的經濟學者身上。他們在許多日常實踐問題的小冊子上，熱烈的宣載着商資本的利益。但是如果我們一說到重農派和古典派來，他們的理論巨製更能滿足理論的沉思和選擇的協調的要求，所以我們在這兒很容易發現各種經濟思想派別的社會階級

性質來。這裏我們便找到了——在較隱匿和較複雜的形式上——經濟政策的要求，是表現強有力的影響於經濟思想的趨向。就是在極抽象的，并且彷彿離開生活很遠的重農派或李嘉圖的結構上，我們都可以看出當時經濟條件的反映，和這個或那個社會階級及社會集團的利益的表現。

我們應該精細地研究經濟的發展和階級鬥爭的變形對於經濟思想一般的趨向的影響，然而，我們不應因此就忽略了我們的另一種任務。在社會發展的較高階段上，經濟學者的思想結構，不是各個實際要求與理論原則之間的軟弱聯繫的總合：他們有一種邏輯的，多少較嚴整的理論系統，這理論系統的各部分，彼此多少都能一致，像牠與歷史階段上的某種社會階級的思想一般的特徵能夠一致一樣。

例如，我們要正確了解重農派的整個系統，我們非了解十八世紀法國的社會經濟條件，和這個條件所產生的各種社會階級鬥爭的根基不可。但是我們不應為重農派系統的社會經濟根源的研究所限制。我們應該看到重農派的理論系統，是概念與論據彼此成為有機的整個的邏輯聯繫的系統。我們應該：第一，揭露重農派經濟理論與其一般的宇宙觀，特別是他們的社會哲學，即他們對於社會、經濟和國家性質的觀點之間的密切的關係，或者應該說到重農派在某些地方是缺乏這種聯繫，即此系統中所有的邏輯矛盾。

在解說經濟思想史當中特別困難的是這種任務的兩重性，就是不能不同時給讀者以各種不同的經濟學說的發生和發展的歷史條件與經濟學說的理論的思想，即觀念內部的邏輯聯繫。本書各章（最後一章除外）我們盡力來把各經濟學者思想中所描寫的經濟條件和社會階級相互關係一般的歷史大綱都加以敘述。關於第一章用不着申說，本章的歷史材料是很豐富的；甚至在其餘各章那裏的歷史材料亦尚充分。我們在各章，祇要有可能，都盡力的來說明經濟教義之社會階級的根據，并向讀者解釋經濟教義發生和發展的歷史條件。但是，他一方面，我們還要以更大的篇幅來解說我們所研究的經濟教義之理論的分析。特別是研究亞丹·斯密和達衛·李嘉圖那兩篇，那裏我們看見有貫通整個思想的宏偉的理論體系。在這幾篇上面，理論的分析佔第一位，同時自己最主要的任務是在把這些經濟學者的複雜的混亂的委婉曲折的經濟思想給讀者指出一個線索和方向來。

經濟思想更如果沒有詳細的理論的分析，便不能使我們從牠上面得到較大的期望，即使我們在理論的政治的經濟研究上有著一種同導。在我們看來，這是研究經濟思想史最重要的實際。在分析亞丹·斯密學說時，不僅從社會思想上給我們以明確的界限，甚至幫助我們更深刻的來注意理論問題。認識了亞丹·斯密的理論，纔能使讀者更深刻的去研究價值問題；認識了李嘉圖的理論，纔能使讀者

更高深的來研究地租問題。這些困難問題，在理論的政治經濟中已發展成爲複雜的混亂的形態，所以要特別向讀者解釋的，是認識牠那漸次的歷史發展與複雜的過程。早期的經濟學者的最簡單的問題立場和思想方式都能幫助讀者來了解這些問題和思想，至於亞丹·斯密和李嘉圖的特出的思想，是更有重大的意義和教育的價值。

如果爲着更深刻的了解理論的政治經濟而來認識經濟思想史是必需的，那末，了解馬克思的理論體系而來認識牠，那更是必需的。馬克思爲了建立自己的理論體系是經過了很困難的路程，他對於他以前的——從十七世紀初期到十九世紀中期——英、法、意幾代的經濟學者偉大的經濟著作和文獻都詳細的研究過。馬克思在當時——忠實的說，直到現在還沒那一個及得上他（是十七世紀到十八世紀）經濟著作最好的鑒別者。在資本論第一頁上面讀者即可以看到巴耳布和洛克老前輩的名字，并且在正文及附註上，都有詳細的說明，因爲無論那種詳細的有價值的思想我們在早期的經濟學者當中都可以看到。就是這種思想表現十分幼稚和原始形態，而馬克思都是詳細的加以分析的，爲的他想在這裏，發現那萬人所未發現的有價格種子。

馬克思過細的來研究他的前輩的著作，并不是帶一種所謂舊經濟著作的鑒別家和賞識家的欲望。

他所以這樣過細的來對待他的前輩，祇是因為想深刻的更慎重的作一番研究。自馬克思的剩餘價值論發表以後，我們始知道馬克思是如何深刻的研究其前輩的事業。我們不能不驚嘆馬克思那種研究他所要研究的經濟學者的曲折的微細的思想脈絡之勇敢毅力。我們知道，馬克思關於亞丹·斯密、李嘉圖和其他經濟學者都有一種簡單的指示而且滿佈在他的資本論的附註中。在他的剩餘價值論中，馬克思是不厭求詳的和周慮的把牠們加以研究。祇有在理論的分析之下，我們纔能了解上述的附註，這些附註似乎是很草率的，然而牠與資本論正文是有機的聯繫着，且對於馬克思研究他的前輩的任務以及建立自己的理論體系的任務是不可分離的。馬克思對於其前輩的著作有深澈的貫通並且這些著作對於他自己的理論體系的建立有很重要的意義。馬克思決定其最後的任務是在從早已隱匿了的而且一部份已被人忘記了的過去的經濟學者中發現一種新的思想的寶藏。馬克思在自己的理論體系中盡量的用幾世紀以來的經濟學者所寫的那些思想著作。他給了他的前輩所積貯下來的思想與知識以宏偉的綜合。因此，研究經濟思想史是爲解說馬克思的經濟體系之歷史準備，以及爲更深刻的了解他的理論所必需的。

讀者從上面所說的關於經濟思想史的研究方法，應當得出幾個結論。我們認爲把經濟思想史與理

論的政治經濟並行的來研究對於讀者是有益的。但這不是向讀者說，對於政治經濟一般的教程尚未覲面的人就可以來研究經濟思想史的。本書是對那些先已研究過政治經濟一般的課程而再想取得基本的經濟思想演進的概念和同時想作更詳細，更慎重的來研究理論問題的讀者而作的。本書能使讀者於經濟思想史這一科有系統的了解，并且為更深刻的研究馬克思的經濟體系的歷史的入門。讀者並行的來研究歷史的和理論的是可能的，例如取下面的樣式。讀者在讀這本經濟思想史時，可以從牠裏面分出幾章來更詳細的研究，例如，彼得、亞丹·斯密和李嘉圖的勞動價值論的演進。這樣的把材料加以分割，於各個問題上立刻使讀者覺得有把歷史的研究與理論的研究合在一起的必要。勞動價值論的演進從第一個天才的略解的彼得起，直到在思想上包括了許多矛盾的李嘉圖止，這是一個問題與矛盾逐漸增長的過程。在這個過程當中讀者要求得正確的了解祇有在這種條件之下，即如果他們的思想是歷史的解釋與批評的分析是並行的運動，并且能克服立在經濟學者前面的歷史發展過程中的那些問題與矛盾。因為要求得批評的分析的成功，讀者除了對理論的政治經濟找得幫助外，是沒有別的方法的。

讀者在讀書時，如果不為本書所限制，而更能直接的去讀我們所分析的經濟學者的那些著作，讀者便會從自己的研究中獲得更大的教益。我們特別要介紹給讀者的是關於亞丹·斯密和李嘉圖的著作。

中的幾個選篇（註一）。對於想更詳細的更深層的來研究亞丹·斯密和李嘉圖——這是馬克思的最重要前輩——的經濟學說的讀者我們建議下面的研究程序。研究了本書各篇之後，對於亞丹·斯密和李嘉圖最低限度必須要讀我們關於他們的著作所選定的幾章。關於亞丹·斯密的或李嘉圖的價值、工資等是應該並行的研究。讀者還應該研究「剩餘價值論」那一篇，那裏馬克思下了一個適應上述經濟學者觀點的批評的分解（註二）。努力的對這些批評的註釋加以研究，牠將要給你極大的報償。讀者還應深澈研究這些經濟學者的選文和馬克思自己的理論體系。

註一：關於亞丹·斯密的原書我們向讀者建議應讀一、五、六、七、八各章。關於李嘉圖的政治經濟學原理，我們向讀者建議讀一、二、四、五各章。

註二：在本書的結尾有參考書舉略一節，讀者在那裏可以找得馬克思的剩餘價值論中相當的幾篇的引證。

關於本書材料上所包含的範圍，我們在這裏還要說幾句話。我們是從十六世紀——十八世紀的英國的重商派講起的，終結於十九世紀中葉，即終結於當為馬克思所建立的新的經濟學說代替亞丹·斯密——李嘉圖的古典派的理論這時代。有幾個經濟思想的歷史學者，他們研究經濟思想史時是從古代哲學（柏拉圖、亞里士多德）講起的，誠然，我們從他們方面關於各種經濟問題看見過深刻的考慮與

指示，然而古代哲學家的經濟思維祇是古奴隸經濟的反映，中世紀的教會作家祇是封建經濟的反映。我們不能僅把他們放在本書裏面，本書應當給讀者的是近代政治經濟的發生與演進的概念。近代政治經濟是以資本主義為其研究對象的科學。這門科學之發生與發展是按照牠所研究的對象，即資本主義經濟自身發生與發展的。因此，我們從重商時代講起，這個時代是資本主義發生在牠的很少發展的商業資本形態中的。

另一方面，我們可不論英國人說得對，像有些歷史學者一樣從重農派或亞丹·斯密時代^{論述}，當時的經濟研究多少已具有較為系統的和較完成的理論體系。如果我們是從這時代起，即是從近代政治經濟多少已是完成的形態起，那末，我們便會去掉對於我們最關重要的這門科學發生的過程。再者，要澈底的來認識資本主義經濟，便不能不認識原始資本主義積累時代，要澈底的了解近代政治經濟的演進，便不能對重商主義時代的經濟學者沒有一般的認識。很明顯的，我們當然不能把這時代的多少比較出色的經濟學者都拉到本課程裏面來。重商主義的文獻是有代表作品的，就是牠的代表作品在歐洲各國為數也是很多的。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把這些材料完全放棄，必然的會把本書變為一本最簡單又且枯燥的教本，如果把這些實際材料都加上去，那對於讀者又太麻煩。為要避開這些缺陷，

我們便採取下面兩個態度來決定本書前一章的材料範圍：我們放在本書裏面的祇是英國的重商主義的文獻，牠是最發展的而且對於古典學派的產生的準備演過極重要作用的。第二，爲了能總括的把英國重商派加以解釋，我們只能挑選些歷史階段最明顯的代表來。我們在本書其他各章上，也是採用這個原則。我們抱定寧少勿濫的宗旨，關於經濟思想各派別，我們所選入的都是顯著的代表。並且我們對他們每一個比之一般爲廣大的讀者做經濟思想課程對象的，要更大的加以注意。最後，我們希望這種篇幅上的數量限制與更詳細的選擇，能激勵讀者對這門科學的注意。

經
濟
思
想
史